錦帆集

錦帆集卷之二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叙述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

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霆無得而狀布席之初謳者百千分曹部署競以新艷相角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首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淩亂則簫板亦不復

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虎

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歌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上方

石湖之上為上方山孤絕秀冶巨浸瀲灩光漾几席虎丘一片石殆未可伯仲論也江進之曰上方信奇至於霜巖突立砥平如水烹泉弄月

令人轉憶千人石耳余曰上方千頃虎丘一杯上方四顧皆伏虎丘遠翠稠疊而起高不踰夏屋夫虎丘之麗辟則名姝冶客置之園亭與盆景假山爭勝可也上方如披褐道士丰神秀特踞震澤而瞰包山豈以此易彼哉是日進之邀余及小修弟看月令小青奴罰盞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勝始歸歸而東方白矣

西洞庭

環洞庭皆水也浮而垤皆山也山之陰陽皆石

也石之凹皆村落也尺膚寸毛皆花果也山之
秀削而特者曰縹緲恠而巉者曰石公曰大小
龍拐而幽者曰林屋石皆殊絶而態各出不相
襲龍山石偃水而齶與風水相吞吐石公夭矯
丹梯翠屏林屋或為怒虎或為伏犀或連絡而
下瞰如老翁之憑其幼石之極觀也林屋穿山
不五簇地而行其腹者至十餘里其奥不極鬼
宫仙宅莫可究也山村幽冶而繁消夏灣最勝
民居百餘家貧縹緲面小太湖山左右垂臂案

山如髻纍纍立水中山地沃一畝千緡族植而顆者曰溼村梅後堡櫻東村橘天王寺橙其他楊梅枇杷林檎鴨脚之屬彌野皆是余山行凡兩日牛馬簿牘遠若隔世得遂披髮入谷永與世辭方為世勞薪胡可得也陶周望曰余登包山而知西湖之小也夫六橋如房中單幅畫飛來峰盆石耳因出所著行記以示余曰山之神情態貌盡于此耶周望曰不然所可言者止此大凡指水石之奇與烟林之豐縟巒崖之高峻

以名洞庭者皆非知洞庭者也余曰然

東洞庭

東洞庭一名胥毋莫釐其最高處也其山似包山差小主峯似縹緲差卑巉巖似石公龍山差平廬居似消夏灣差薄冠帶文章之士昔盛東今略相敵耳陶周望曰余三度欲登莫釐輒雨遂自包山歸然終不釋余曰國美人欠伸者其妖麗乃不在面不必更求眉目也周望大咲吳人好遊自其一癖然遊洞庭者絶少雖騷人逸

士有白首未見太湖者余以薄書錢穀之人乍拋牛馬暫友麋鹿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長矣

靈巖

吏吳匆忙無閑晷偶因勘潦過支硎天平靈巖諸山每至一山呈帖者如雨奇石幽巒寓目即過至靈巖稍閒探館娃遺址殘花舊石口實西子心知其妄而不能不色動凡烟雲之靉靆與夫風泉之鳴激妄意娥眉麥骨之鬼猶有存者

有情之感可一笑也登琴臺觀湖山夕嵐可謂絶景洗石讀磨崖書不甚辨問響屧廊僧指谷間松址已蕪沒獨西石井尚晶瑩一病僧坐石上汲井花洗鉢問採香逕云在山下古今過夫差者皆首女禍而余友江進之子胥廟獨云忠臣不遂鴟夷去縱有西施國豈亡聞者或以為病余為之解曰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為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噫異後人不昧此語不然未有

不爲厲端者矣

陽山

陽山高出諸山長亘數十里分隸兩縣山下爲白龍祠父老言東晋時有白衣翁投宿民家一夕而去民家女遂有孕後産一白龍頭角宛然冉冉而升女遂驚絶至今山有龍母塚土人祠之祠前有栢一株大可二十圍數年前猶見白龍掛枝上如一疋練徘徊顧望若省覲者每旱禱雨輒應以靈異故載在祀典今年六月旱魃

為災余與江進之隨太府乞靈祠下初時白日
爍地萬里無纖雲因與進之同登山巔纔抵箭
闕四山雲霧如磐咫尺不辨呼吸之間傾盆倒
峽平疇皆溺相顧駭愕而去然則龍亦神物也
哉

陰澄湖

潼子門下船北去一里為陰澄湖湖三面受風
每盛夏時遊舟綺錯清歌緩板酣呼窮日夜亦
勝遊也王百穀曰湖上有龍王祠陰澄蓋應澤

之訛云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
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不知
之為吏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客主倉惶
未能成禮而別百穀又為余言吳兒以六月之
廿四日遊荷花蕩傾國而出雖漁刀小艇顧覓
皆空士女競為時粧淡服摩肩簇舄舟中之氣
如煽熱沿而遊人自以為樂殊覺無謂余咲曰
六月烏紗有熱于此者矣噫今之君子能不以
甚為樂以熱惱為清涼者幾人哉

虎山橋

從光福山下渡虎山橋兩峽一溪青巒四匝有湖在其中濶十餘里亂流而渡至青芝山足山前長堤一帶幾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詩紅綠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水作浪堤上妖童麗人歌板相屬不減西湖僧為余言董氏創此堤費不貲時年饑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一舟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内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間松萬本叅雲翳石時有怪者碧擱紅

榭與白波翠巘相映發山水園池之勝可謂兼之矣嗟夫此山若得林和靖倪雲林一二輩粧點其中豈不人與山俱勝抑柰何層巒疊嶂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

天池

從賀九嶺而進別是一洞天峭壁削成東不得方軌飛樓跨之輿騎從樓下度踰嶺而西平疇廣野與青巒紫邏相映發時方春仲晚梅未盡謝花片沾衣香霧霏霏瀰漫十餘里一望皓白

若殘雪在枝奇石艷卉間一點綴青篁翠栢叅差而出種種奪目無暇記憶歸來思之十不得一獨夢境恍惚餘芬猶在枕席間耳土人以茶為業隙地皆種茶室廬不甚大行旅亦少雞犬隱隱若在雲中因誦蘇子瞻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偈宛然如畫四顧叅曹無一人可語者余困下輿令兩小奚掖而行問若佳否皆云疲甚那得佳行數里始至山足道旁青松若老龍鱗長林叅天蒼巖蔽日幽異不可名狀纔至山腰

屏山獻青畫巒滴翠兩年塵玉面目為之洗盡
低廻片晷究爾秦餘馬首紅塵恍若隔世事矣
天池在山半方可數十餘丈其泉玉色橫浸山
腹山巔有石如蓮花瓣翠蕊攅空鮮芳可愛余
時以勘地而往無暇得造峰頂至今為恨寺照
菴在池旁內有石室三間柱瓦皆石刻鏤甚精
室後石殿一殿甚宏敞內外柱皆石圍三尺許
禪堂僧舍周繞其側亦勝地也時寺僧方有搆
菴內行脚掛搭者多余意欲諷其去因大書簡

敉以散之

橫山

橫山去城十里而遥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因而得名一名踞湖以其背臨太湖勢若箕踞也余以勘災過山下艸艸登臨未及領略嗟夫往日綠疇今為白浪方與父老咨嗟何暇葛巾緩帶作人間風雅事乎即此一節俗吏之苦甚矣山周廻甚廣環以佛刹如薦福楞伽治平寶華之類皆在亦勝槩也吴越時此山最為要地隋

文帝曾移郡邑于此今治平寺有越公井或曰吳朝大井或曰井在吳王郊臺下乃吳王開而素浚之皆不可考矣

穹窿

穹窿高深甲于他山亦陽山尤高古赤松子採赤石脂處也山下田多荒蕪内高外卑不能貯升斗水五日不雨則其田如龜腹用是土著之民逃移者半余既勘得其實乃為減其正額每年稞稅征十之五漕兊不及爲民稍稍有起色

矣山間有盤石父老相傳爲朱買臣讀書臺東西兩嶺相趨名曰銅嶺廬志云此山特高峻郡之鎭也以余論之山雖高峻然后近于質貌近於頑不及支硎天平諸山遠矣

岝㟧

岝㟧形如獅子一名獅山俗說此山在太湖中禹治水時令童男女引出欲以填水至鶴邑不復進因名鶴阜今西南有兩小山石如卷岝禹所用牽山也其說頗不經余登華山曾一過其

上賜朱樓畫閣安知背不為鼙濤白浪耶或云
涇即舊子城壕亦知孰是

百花洲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
逢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
無他物惟得二三十糞艘鱗次氤氳數里而已
進之大笑而別

姑蘇臺

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間去門數武俗說姑蘇

臺舊址在此余攷諸書俱不類吳越春秋云闔閭春夏治于姑蘇之臺旦食䱇山晝遊蘇臺越絶書云胥門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山水記云姑蘇臺作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爲名去國廿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由此觀之臺倚山枕流峻絶人境當在臨湖胥山之間矣

吳中園亭紀略

錢氏南園蘇子美滄浪亭朱長文樂圃范成大石湖舊隱今皆荒廢近日唯葑門徐參議園最盛云是吳匏菴舊圃湖石數峰亭亭立水上疊而為壁穴而為洞懸而為飛瀑匯而為湖朱樓複閣古木幽篁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祇園軒豁爽塏一花一石有林下風氣徐園微傷巧麗耳王文恪園在閶胥兩門之間旁枕夏駕湖水石亦美稍有傾圮處葺之則佳徐冏卿園在閶

門外[illegible]塘宏麗軒舉前樓後廳皆可醉客石屏為周生時臣所堆高三丈闊可二十丈玲瓏峭削如一幅山水橫披了無雖疊痕真妙手也堂側有土壠甚高多古木壠上太湖石一座高二丈餘妍巧甲于江南相傳為朱勔所鑿石盤沉湖底覓之不得遂未果行後為烏程董氏購去載至中流石沒董氏乃破貲募善沒者取之須史得盤石亦隨出今為徐氏有范長白為余言此石每夜有光燭空然則石亦神物矣抵拙政園

在齋門内余未及觀閱周望甚稱之喬木茂林澄川翠幹周廻里許方諸名園為最古矣

雜著

諸大家時文序

今代以文取士謂之舉業士雖借以取世資弗貴也厭其時也夫以後視今今猶古也以文取士文猶詩也後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盧駱之顧奚必古文詞而後不朽且所謂古文者至今日而敝極矣何也優于漢謂之文不文矣奴于

唐謂之詩不詩矣取宋元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謂之詞曲諸家不詞曲諸家矣大約愈古愈近愈似愈贋天地間真文澌滅殆盡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其體無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機軸亦異二百年来上之所以取士與士子之伸其獨往者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為文不類古至擯斥之不見齒于詞林嗟夫彼不知有時也安知有文夫沈之畫祝之字今也然有偽為吳興之筆

永和之書者不敢與之論高下矣宣之陶方之金今也然有偽為古鍾鼎及哥柴等窰者不得與之論輕重矣何則貴其真也今之所謂可傳者大抵皆假骨董贋法帖類也彼聖人賢者理雖近腐而意則常新詞雖近卑而調則無前以彼較與與孰傳而孰不可傳也哉

小修詩叙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復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歲餘即著黄山雪二

賦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飣餖傳以相
如太冲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
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
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
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既長膽量愈廓
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
傑為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群而不
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
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

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摹擬影響步趨見人有

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狐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

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艸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于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蓋弟既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而沈湎嬉戲不知樽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

路之感于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真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忿懟之極黨人偷樂衆女謠諑不揆中情信讒齌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且燥濕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題初簿罷官册

官與人非二也有不得不二者時也夫居今之時處簿書會稽之間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之必敗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身而不信世間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書生骯髒脱略之習而步脂韋娬媚之致二不可也我信其心人疑其迹我復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迹三不可也然則人生涉世亦難矣抑夫初君固楚之篤行儒者也始以文章起家聲名籍甚當

第矣不第教授里中其高足之徒相繼公車取青紫矣而竟不第久之以明經貢太學又久之謁選得吴門簿夫初君負第而不第貢何也貢于初君不宜貢士之謁選者或佐郡或受縣庶幾可以少行其志矣而最下乃受簿簿又于貢不宜他邑之簿事簡民易馭優游治辦或得遷去若夫吴門者百冗紛厖民情險惡變幻機詐之極者也為令者尚不能無晝方晝圓之苦而況下于令者乎則吴門又于簿不宜操此數不

宜而君又以實心行實政欲獲乎上隴游越射吾知其不能也夫士元不任百里尹緯不任令史非不任也不屑也衸君者果若龐與尹耶即不然而以彼古心質行恂恂振振望而知其為儒者也使之雅步膠庠刑範六館豈不亦師儒之選歟而乃束之以下吏之事以至于君謗積疑侘傺而去則深可惜也予又聞衸君家居時慷慨然諾周人之急至其服官所陰庇于民者良多特君不自言耳而竟不食其報謂天何雖

然初君幸而人與官二耳二之則官去而人猶在然則上之人亦罷吴縣主簿耳非罷君也君今失吴縣主簿耳君尚在也守已之行聽天之命適来適去何怍何辱君亦可以自慰矣夫

識張幼于箴銘後

余觀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竊卓方朔俳優中郎醉龍阮籍母喪酒肉不絶口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放達人也又如御前數馬省中閟樹不冠入厠自以為罪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慎審人

也兩種若氷炭不相入吾輩宜何居袁子曰兩
者不相肖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
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今若強放達
者而為慎密強慎密者而為放達續鳧足斷鶴
脛不亦大可嘆哉夫紉于氏滔謙周密恂恂規
矩亦其天性然耳若以此矜持守墨事揶物汎
目為極則而嘆今古高視闊步不矜細行之流
以為不必有則是拘儒小夫效顰學步之陋習
耳而以之美紉于豈真知紉于者歟

識張幼于惠泉詩後

余友麻城丘長孺東遊吳會載惠山泉三十罈之團風長孺先歸命僕輩擔回僕輩惡其重也隨傾于江至倒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長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即邀城中諸好事嘗水諸好事如期皆來團坐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甌盛少許遞相議然後飲之嗅玩經時始細嚼嚥下喉中汩汩有聲乃相視而歎曰美哉水也非長孺高興吾輩與生何緣得飲此水皆歎羨不置

而去半月後諸僕相爭互發其私事長孺大恚逐其僕諸好事之飲水者聞之媿歎而已又余弟小修向亦東詢載惠山中泠泉各二尊歸以紅箋書泉名記之經月餘抵家箋字俱磨滅余詰弟曰孰為惠山孰為中泠弟不能辨嘗之亦復不能辨相顧大笑然惠山實勝中泠何況倒灌河水自余吏吳來嘗水既多已能辨之矣偶讀幼于此冊因憶往事不覺絕倒此事政與東坡沂陽美豬肉事相類書之并博幼于一笑

識周生清秘圖後

不才之木得乎而才故知匠石不能盡木之用嗟夫豈獨木哉世有拙士支離龍鍾不堪世務頭若蠢杵不中巾冠面若灰盆口如破盂不工媚咲腰捉而直足勁而短不善曲折斯亦天下之至不才也而一入山林經至人之繩削則爲龍爲象爲雲爲鵠林壑遇而成輝松桂蔭而生色奇姿異質不可名狀是亦七物之類也矣嗟夫安得至人而與之竟不才之用哉

題江進之城隍疏簿

茂苑公此舉甚便但往歲見羽流緇徒每每借此以脂膏其腹靈守未就而主者已充囊盈篋上者為子母錢下者為酒肉為狹巷曲邪之用丹碧稍塗金其外而崇其內不一二年頹然如故矣若然則長吏與若曹市是長吏易與也夫幽有鬼責而世固有不畏鬼者不曰緇計而毛責之有此册在乎今與而約工成有勸不則為三百斤長枷以待册凡一百葉印五十顆施者

毋用朱簽敬題字白紙上

書袁履善詩後

履善年八十餘骨健如鐵每賦一題如時鮮澗芹之類多至百首其詩意艱詞刻近日雲間作詩者多效之蘇人目之為松江派履善為人軒爽詼諧畧無老態余極喜之尤以拳自負所著有拳經文簡而法窮深抉與五木經馬戲譜不足道也張幼于為余言王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諸名士競賦古體元美曰不然可擬袁履

善體移時方成唯元美賦得羅漢一篇酷似猶記其中一語云皃脂饕土災余謂復善詩自不至此然元美一時滑稽之才可想見其萬一矣

書曹以新王百穀除夕詩後

元美先生一死曹以新不勝西州路之慟遂移居郡城蕭然窮巷門無襍賓儁士也王百穀雅與余善宅枕錦帆涇去縣署不百武百穀絕不以私干謁余甚重之而好事者倡為不根之言流播遠近衣冠田野一日而遍上者駭中者疑下

者喜竟不知為何人所造吳中流言大率如此
余既抱病乞歸衙齋荒寂賴二君時時過譚積
塊頽消除夕百穀與子公等守歲齋中各有詩
百穀詩云衙齋寂寂五辛盤老樹空庭雪片寒
歲月逺如將去客風煙淡以乍辭官投林羽自
知樊苦縱壑鱗今賴綢寛紅燭也隨人惜別風
前流淚不曾乾以新時以他事未至後續詩曰
江左平疇白浪遥賃舂空寓伯通橋蓬門歲計
羞蔾糁花縣春情惜柳條梳髮鏡中霜易霣寄

愁天上雪難消流光不為浮生住挑盡寒燈夜
倍迢近日欽希言亦富才情詩律精工吳中騷
客如林後進之士意必有高才博學理名艸澤
者然余未之見矣

門人袁舟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錦帆集卷之三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閲

尺牘

寄同社

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但恐五百里粮長来唐突人耳吏道縛人未知向後景狀如何先此報知

與龔散木

人生何可一藝無成也如作詩不成即當專精下棋如世所稱小方小李是也又不成即當一意蹴踘搊彈如世所稱查八十郭道士等是也凡藝到極精處皆可成名強如世間浮泛詩文百倍幸勿卅卅卅度日勉之

龔左轄先生

天下奇人聚京師者甚已得遍觀大約趨利者如沙趨名者如礫趨性命者如夜光明月千百

人中僅得一二人一二人中僅得一二介而已矣阿賓頗為同儕所推許昨梅中丞邀請數次因塞上苦寒尚未及行梅英靈漢子也甚恨不識其人阿賓識有餘而膽氣未充正是多會人廣叅求之時想故鄉一片地橫是麟鳳塞滿真不必令其在家也

荅林下先生

數年閑適不知一旦忙苦乃爾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夫電光泡影後歲知幾何

時而奔走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
實當官耳先生家道隆崇百無一闕歲月如花
樂何可言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
奇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安口極世間之
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觥
罍若飛燭氣薰天巾簪委地皓魄入帷花影流
衣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
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就中擇一識
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爲主分曹

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二代
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
一部知己數人游閒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
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
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鉢
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為怪
五快活也大抵世間只有兩種人若能屏絕塵
慮妻山侶石此為最上如其不然放情極意抑
其次也若只求田問舍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

緊要人不可為訓古来聖賢如嗣宗安石樂天子瞻顧阿瑛輩皆信得此一着及所以他一生得力不然與東隣某乎甲篙目而死者何異哉

丘長孺

聞長孺病甚念念若長孺死東南風雅盡矣䏻無念耶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家弟秋間欲過

吴雖過吴亦只好冷坐衙齋看詩讀書不得如往時携胡孫登虎丘山故事也近日遊興發不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遊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落莫也如何

毛太初

弟已得吴令令甚煩苦殊不如田舍翁飲酒下棋之樂也兩甥想益聰明讀書何處肉鋪河畔三义港前恐非陶鑄舉人進士之所移至縣中

如何夫凡教子弟一要擇地二要出學鈸銀中不可夾銅貨中不可夾布此尤第一緊要事計此字到時田中青翠可愛矣要得富須真正下老實種田莫兒戲人生三十歲何可使囊無餘鈸囷無餘米居住無高堂廣厦到口無肥酒大肉也可羞也

王子聲

弟歷指平生別苦唯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別一長老合今而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

病此別非病非情亦復塡膺之甚弟亦不知所
以也征東將軍主人無驚人先生遂亦無僕矣
惜我此將軍無緣甚也讀扇頭詩字字涕淚再
見何期令人腸痛

蘭澤雲澤卅

金閶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
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艸危石爲
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
陌桭衣莫釐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

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鶉衣百結之粮長黃口利舌之刁民及蟣蝨滿身之囚徒耳然則蘇何有于令令何關于蘇哉聚首村中一樽一杓便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從所惡語語實際一字非迂若復不信請看來春吳縣堂上有袁知縣脚跡否

江長洲

雜說吳令煩苦其實良朋相聚亦是快事他日虎丘一塊石太湖一勺水傳吾兩人佳話未可

知也

麗丹徒

何物拳石如此突兀弟已得縱觀其盛但尚負焦山一日債耳已暮不能入城明晨當奉謁環城皆山也一樽一榼一奚惟命

揚淇園

燕中讌集晷見高雅然尚未得盡傾腸胃喉中隱隱有如許欲吐未吐之物至今尚鬱鬱胸臆間也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若膝欲穿腰欲斷

頹然落嗟乎中郎言行作令文雅都盡人苦令邪抑今若人邪夫古有鳴琴飛舄栽花種柳者不知此等有何工夫作此閑伎倆古今人不相及豈真信屐哉

吳因之

頃與顧赤伯談一夕甚快出禪入儒有書册來時未睹因憶爾時若得因之在座點綴數語當益佳何緣惜此一行兄近日作何行徑他日作何了當宰官耶頭陀耶行年四十腳跟不定待

何時定若弟則願為人中牛馬天中修羅法中散聖雖不知于大道如何然弟受用如此足矣

湯義仍

作吳令備諸苦趣不知遂昌令君近趣若何俗語云鵲般白鴉般黑由此推之當不免矣人生幾日耳長林豐艸何所不適而自苦若是每看陶潛非不欲官者非不醜貧者但欲官之心不勝其好適之心醜貧之心不勝其厭勞之心故竟歸去來兮寧乞食而不悔耳弟觀古往今來

唯有討便宜人是第一種人故漆園子首以逍遙名篇鵬唯大故垂天之翼人不得而籠致之若其可籠必鶩鴨雞犬之類與夫負重致遠之牛馬耳何也為人用也然則大人終無用於五右之歟浮游于江海参天之樹逍遥乎廣莫之野大人之用亦若此而已矣且易不以龍配大人乎龍何物也飛則九天潛則九地而人豈得而用之由此觀之大人之不為人用久矣對大人言則小人也弟小人也人之奔走驅逐我固

尔又何嘗爲下筆及此近況可知知己教我

徐漢明

讀手書不啻空谷之音知近造卓然益信不修向日許可之不謬也弟觀世間學道有三種人有出世有諧世有適世出世者達磨馬祖臨濟德山之屬是也其人一瞻一視皆具鋒刃以慈悲之心而行狠毒之事若海舟航要無出此非真正丈夫決不能于與出手已矣求可復得矣諧世者河南一派主定腳跟講道德仁義者皆

是其學問甚切近人情但粘帶處多不能迥脫蹊逕之外所以約世有餘超乘不足適世者抑下子鞏列禦冦阮籍之徒是也以為禪戒行不足以為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是非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緊要人雖于世無所忤然而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為自適之極心竊慕之除此之外有種浮泛不切依憑古人之式樣取潤賢聖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已

欺人弟以為此乃孔門之優孟衣冠之盜賊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近見如此敢以聞之高明不知高明復何居焉

沈博士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春朝寒暑矣何也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詭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虻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于奔命十圍之腰綿于弱柳每照鬚眉輒爾自嫌故園松菊若復隔世夫伯鸞傭工人耳尚爾逃世彭澤乞

焉乎耳盖見晳鄭而況鄉黨自好之士乎但以作吏此中尚有一二件未了事欲了故爾遲遲亦是名根未除若復桃花水發魚苗風生請看漁郎歸棹別是一番行徑矣嗟乎袁生豈復人間人耶寫至此不覺神魂俱動尊丈幸勿哂其迂也

瞿太虛

宏甫曾相見否不到廬山尋落處象王阜孔湯遠天無盡居士若不踢番溺壺恐終以兜率撓

為文章僧耳

李宏甫

作吴令亦頗簡易但無柰奔走何耳家弟為梅大巡撫接去聞兩人者甚相懽弟來書云不數日當至吴轉首即登湖上矣吴中無一人語及此者牟床頭有藏書一部愁可以破頹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有便莫惜佳示

龔惟長先生

無官一身輕斯語誠然蜴自領吴令來如披十

重鐵甲不知縣官之束縳人何以如此不離煩惱而證解脫此乃古先生誑語賜官味真覺無十分之一人生幾日耳而以沒来由之苦易吾無窮之樂哉計欲来歲乞休劃斷藕絲作世間大自在人無論知縣不作即教官亦不顧作矣實境實情尊人前何敢以套語相誑直是煩苦無聊覺烏紗可厭惡之甚不得不從此一途耳此外更無長策也

伯修

大人至吳住四越月不見燕臺一字近發舟西
吳弟在此無可樂者獨近日勘灾而出放舟五
湖信宿縹緲峰頂遍觀七十二峰之勝差覺得
意遊龍洞觀無礙居士舊跡不勝痒痒洞深六
七里聞山中道士云至格凡處別是一洞天弟
無靈威丈人手段又積潦淵洞不敢輒入躊躇
而歸返舟靈巖睹館娃故址其山不甚高而幽
奇甲于吳中虎丘不堪作奴且其中多勝概過
響屧廊觀西施履跡遊剪香涇思吳宮花草低

細傾視千載若新至欲別不能別有情之癡至于如此可發一咲近日學問頗覺長進否吳儂解語者徐尒議園亭徐少卿歌兒耳性命真友天下實難奚獨一區扎王秉白無疑可破何必破疑蕭玄圃本無疑何必求疑瞿洞觀過蘇自咲往日之癡有大人相矣但不脫菩薩氣耳顧升伯是我輩人不知生死心如何吳中運粮僚佐至京師者不下五六人信使不絕閒官何惜一張紙一研墨數行字乎三哥想已行不另裁

王以明

作吳令甚辛苦然已知作令矣幕中無一人語及此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矣法友之難也遊客中可語者屠長卿軒軒霞舉略無些子酸俗氣餘碌碌耳夫吳中詩畫如林山人如蚊冠蓋如雲公庭私室非套則謏一袁中郎能堪幾許煎爍油入麵中當無出理雖欲不墮落不可得矣近日一少年過吳頗有高識其意氣凌厲一世殆難爲敵屈指當今儁人首小修

次長孺生復為以明傳神彼亦知有以明矣少年又嘆當今列宿毫無光彩獨翼軫間稍有氣色耳然乎否耶

湯義仍

作令無甚難事但損得一分便是一分才彼多事者非生事即是不及事耳吳地宿稱難治弟以一簡持之頗覺就緒但無柰奔走何凡老吏也有可以請益者不妨教我長卿雋人東上括蒼不知曬落幾許珠璣

屠長卿

欲與長卿一別而竟未能俗吏之縛束人甚矣明年将挂冠從長卿遊此意已决會湯義仍先生幸及之

答人

走不能書而有書癖不能詩而有詩腸不能酒而有酒態故每遇書則觀遇詩則讀遇酒則留連深夜亦復頹然今足下所須適中鄙人之嗜敢自外乎三都之重原不在皇甫公一叙足下

殆者其將隱乎當為足下傳之

陳正甫

相別便已半載尚未及通訊一字吳令匆忙乃爾近日學問想益大進部下有可與譚者否生在此縣苦不堪道大略雞鳴而起三更而息每困頓時輒思世間有長夜鼾睡者不知定是何福修得其視尊兄作徽州太爺尊如帝釋樂如自在天而其地又如衆香國者苦樂豈直仙凡之隔哉舍弟好遊因其一癖自京都走塞上入

秣陵弟迎入衙齋鬱鬱不樂復思遠遊素聞新安黃山之勝又得尊兄作主人是以一來弟不過欲遍遊名勝秣烟霞入詩囊耳非誠欲作插豐客也尊兄善視之爲幸

羅隱南

作令已忘却苦因矣既忘却苦作官何難弟是以喜然忘却苦則作官將無了日矣弟是以益大懼也何也人未有不傴僂其腰足恭其面若其心志餓其體膚勞其筋骨百苦備嘗而至三

台入座者也必百苦備嘗而後台座可望是在
官一日一日活地獄也人亦何為而樂地獄也
乎

龔惟學先生

承步經由不得一見讀手書腸為之痛平日不
慣惜別今若爾人到苦處情自深耳又三哥從
濟寧来途中亦竟相左何也三哥念尊之甚亦
感之深至臨清行李不戒僅以身免此時携燕
玉住衙齋頗過快活日子然遊興不已又與蘇

蘭居同遊西湖便道上嶶州去矣嘉祥名區且
又事簡民淳可卧而理但亟牛之鳥焉以烹雞
無亦非其任乎令吴無甚難事無柰近日歸與
濃何最關情者堂上乖白之人想尊此念更深
然則作官皆苦趣耳苦何可戀而人負之若是
愚矣我新夫人有消息否美而慧必有賢子嘉
祥自昔産麟當爲新夫人券

管寧初

令一也有仙令有才令有奔走之令奔走者處

衡要之區朝夕止供僕役若弟輩是也其人最苦最下才令維當緐劇而才足以副之用刀不折遊刃有餘力量氣魄件件過人然一任之後而骨髓竭于内鬚髮枯于外矣雖可喜亦可憐也若仙令則以美才遇美地門無過客巷無爭民山水文章之樂不減于昔人而循良聲譽常出諸同事之上雖未必出鳧入舄然而栽花鳴琴則已寬然有餘閒矣聞龍門簡甚兄復多才弟且爲兄券讀手書具知見憐何日斗酒相勞

共譚科斗時事耶

梅客生

家弟自雲中歸樞口稱梅開府才略蓋世識見絕倫且意氣投合不減麗道玄之遇于節使也所不同者于公䟦開府窘于公急開府緩于公一揮千金開府衣無重帛三之校量兩公如此公自度與頓孰為勝劣札古之英雄知此道者晉有康樂唐即于公宋有夏英更歷數千年指不一二屈不圖今日于明公見之聞近日鄉思

頗切然不光黃之間有隱君子爲埽而與其徒醉酒談禪政不必建牙吹角終老塞上也如何吳令緜衡苦痛入骨沒柰何只得低頭做去終是措大無遠志耳傾冲菴曾一過蘇與舍弟在虎丘一宿而別近日蔣蘭居過吳又將舍弟邀入武林去矣附報

湯義仍

近況如何長作此官況當不甚佳然僻在萬山中無車馬往來況亦當不甚惡也所云春衫小

坐者隨任不聞亦是吳囡若爾弟亦嘗得着矣腸中欲語者甚多紙上却寫不盡俟異日面譚永嘉黃國信佳士也千里而見衣生又知慕義仍先生矣此其人豈俗子耶料中郎之屣可倒義仍之榻亦可下矣

管東溟

天臺去書議論妙甚但以圓判見地以方判教體未免意圓語滯何也若見定圓則圓亦是方此一箇圓字便是千刼萬刼之繫驢橛矣可不

慎與若教定方則歷代聖賢各具一手眼各出一機軸而皆能垂手為人何與見若定圓見必不深教若定方教必不神非道之至者夫見即教教即見非二物也公試思之見即教金剛以無我相滅度衆生教即見楞嚴以一微塵轉大法輪寫至此葛藤滿紙幸有以復我

沈學博

家大人相訪將無贓廣文首肯乎得手教知相勉勵然僕亦聊復弄筆耳非真難之苦之也陽

城有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僕則謂撫字當逸催科當巧簡而不煩下安上恬撫字不甚逸乎弊孔盡杜百姓樂輸催科不甚巧乎竊有志焉而尚未之逮也不知左右頗有所聞不有幸教之

王百穀

旁觀者謬謂仙令不知令自謂苦行頭陀也佳詩上比摩詰下亦不失儲劉家弟極賓之閱罷即襲之笥中矣家弟嚮承翦拂近深相企慕不

勝望岫之嘆世俗諱談執自其常態若舉世喜談之執亦不足重矣

龔惟學先生

聞嘉祥民淳事簡真是一快入擁座間紅出看西山碧岫自人間第一佳事不謂作令備有此樂令吳只得箇不忙耳無他受用去歲曾一涉太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真非人境今歲一過天池視石諸山塲嘗謂吳令苦樂皆異人何也過客如蝟士宦若鱗是非如影其他錢穀案牘

無論即此三苦誰復能堪之若夫山川之秀麗人物之色澤歌喉之宛轉海錯之珍異百巧之川湊高士之雲集雖京都亦難之今吳已饒之矣洋洋乎固大國之風哉今之稱吳令者見樂而不見苦故每譽過其實而其任吳令者見苦而不見樂又不免畏過其實甥意獨謬謂不然故雖苦其苦而亦樂其樂想尊者聞之必大有當于心矣三哥任衙半年甚快活別後不知作何景象時家下有人至外祖母舅俱有書報平

安外祖紙尾尚作小楷二行真地行仙也不多及

王以明

世上未有一人不居苦境者其境年變而月不同苦亦因之故作官則有官之苦作神仙則有神仙之苦作佛則有佛之苦作樂則有樂之苦作達則有達之苦世安得有徹底甜者唯孔方兄庶幾近之而此物偏與世之勞薪為侶有稍知自逸者便掉臂不顧去之唯恐不遠然則人

無如苦何耶亦有說爲人至苦莫令若矣嘗其奔走塵沙不異牛馬何苦如之少焉入衙齋脫冠解帶又不知痛快將何如者何也眼不暇求色即此色耳不暇求音即此音口不暇求味即此味鼻不暇求香即此香身不暇求佚即此佚心不暇求雲棲天想即與揖當此之時百骸俱適萬念盡銷爲知其他始知人有真苦雖至樂不能使之不苦人有真樂雖至苦亦不能使之不樂故人有苦必有樂有極苦必有極樂知苦

之必有樂故不求樂知樂之生於苦故不畏苦故知苦樂之說者可以常貧可以常賤可以長不死矣中郎近日受用如此敢以聞之有道

李子髯

髯公近日作詩否若不作詩何以遣此寂寞日子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弈為寄有以色為寄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古之達士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肖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

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鏤床銅柱刀山劍樹也大抵世上無難為的事只胡亂做將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如子髯之于天下事何不可為只怕慎重太過不肯挨着便做勉之扎毋負知己相成之意可也

沈廣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

如雨薄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撿點尚恐不及苦扎苦扎然上官直消一副賊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薄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唯有一段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尊兄清聲華問灌滿耳根來札何為過自抑損若弟則終爲不到岈之苦行頭陀而已矣王寧海過姑蘇弟適有潤州之行不及一面惆悵曷

勝

劉子威

走非不願作官柰事與心違耳昨早有父老具呈者不肯便書紙尾去鄉遥心懶忍作宦遊之人食少事煩恐是長眠之客雖一時戲筆然不肯方寸大約盡于此矣懐令伯報劉之情薄太真絶裾之忍高弘景挂冠之致抱元亮五斗之慚無安仁河陽之花有長卿文園之病兼此數者可能一日安于地方耶一字非欺高明體察

潘去華

海内人士不肖賭幾半矣如大廓達爽朗真不可多得當由多叔不曾染半點塵俗氣書生氣紗帽氣故耳即此單刀直入何憂不佛然丈尚為他說所扭信之過篤雖菩薩寄位不分染淨亦是門外草菴耳安可遂認為棲息之處耶夫今之為閣部大臣子者大則蔭卿貳小亦二千石而上可謂榮且遇矣然而有志之士寧守一經維公車屢詘不以此而易彼何也以男兒名

有出身之路也今明明一條大道不自往來而必欲借庇蔭于他人大或別有授記耶抑欲借此以覺悟愚蒙耶若爾則真大慈大悲之用心非不肖所能窺測也桃源盛事不肖深信之然不肖終要自己尋一出頭或仙或佛決不敢從他人問路請以質之了凡先生如何既同出世作師友少有所蓄便當吐出萬惟財察

徐丞

誰不樂作官弟有至情萬不得已者雖為亦無

味矣食無味兒女子皆知吐之官無味而不知吐必且嘔噦隨之至于身命俱喪而後已此不肖日夜所痛心者也箭既離弦無返迴勢幸財察

朱虞言司理

連牘不得請嘔血疾遂大作近已作床褥中物不知可得起否懷萬不得已之情行大不相干之事尚未免有腸亦復誰能遣此病也宜矣惠開有言人生不得行胸臆縱年百歲猶爲夭今

有懷不能宣有性命不能保縱三公猶為賤也況乃區區一令乎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夫能有幾條腸堪此百憂煎爍耶

曹以新王百穀

連日頭眩目昏嘔血數升恐遂不能起未免以墓文累大筆也柰何我柰何哉不肖此時雖首丘是塈報劉又屬第二着矣嗟夫聖明在上小臣雖不敢效彭澤之犢曳漆園之尾然亦安可以性命殉官爵耶鄙志決矣高明察之

方子公

小兒子未落胎毛詎識之無公非為上大人師者病中鬱鬱無況欲借談鋒少寬窄腸耳維懷朱育之奇媿非侯巴之問謹令家僮下榻謹𢘽以候

王褒白

聞近日精進甚何無一字相示弟自令吴来舌頭已入口內眉毛亦闔眼上児勿謂弟妒濤大過也

小修

潘雪松留吳二日與之肆談甚快今世講學無出此公之上者有眼如天有胸如日有口如河若得此人學道所就殆不可量成佛作祖反掌間耳近聞大人同諸舅結社樂老極是極是有玉蘭作師矣可無弟子宋樟予傳語柱下尊極圖之海內飲豪如吳江請江諸君俱死矣止湖口在耳吳人張隱君有言吾積財以防老也積快活以防死也名言哉窮官無可奉大人諸舅

者謹緘上語獻上弟轉呈之

答諸舅

近日聞作十老會家是樂事有一分樂一分有一錢樂一錢不必預為福先塲在此隨分度日亦自受用若有一毫要還債要潤家要買好服飾心事豈能脫灑如此田宅尤不必買他年若得休致但乞黃山數畝閒地茅屋三間志願畢矣家中數畝自留與妻子度日我不管他他亦照管不得我也

朱司理

刪兼八絨俱已如命其中王曹兩振負名已久若錢希言則吳中後來儁才名不及諸公而才無出其右者明公觀詩當自知之

曹魯川

走弱冠即留意禪宗迄今無所得然竊聞之禪者定也又禪代不息之義如春之禪而為秋晝之禪而為夜是也既謂之禪則遷流無已變動不常安有定轍而學禪者又安有定法可守執

且夫禪固不必退也然亦何必於進固不必寂也亦何必於鬧是故有散屣王位者則亦有現疾毘耶者有終身窜執者則有沉金湘水者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可以道途轍跡議華嚴不思議境界耶夫進退事也非進退理也即進退非進退事理無礙也進不礙退退不礙進事事無礙也即進即退故曰行布不礙圓融進者自進退者自退故曰圓融不礙行布法爾如然豈容戲論且佛所云小始終頓等教云者豈真謂諸

教之外别有一圓教我所以隨根說法故有此止啼之黃葉耳不知諸佛出世小即是圓何必捨小圓即是權何必取圓尚無有深何有于淺華嚴迴出常情政在于此故經中如主山神主河神飛行夜剎大力鬼王人非人等之類一切皆冠以佛號徹而一草一木皆是毘盧遮那見身各各不相羨各各不相礙安有初中等教為小乘而圓教為大乘之理此皆後來小根阿師傳虐証實故有此謗法之譚試看通玄解中有

此情量之語否耶若謂真有小始等教又自有一圓教是教外有剩法不得謂之圓矣若謂圓教可以該小始等教而小始等教不能該圓教是大中能現小小中不能現大亦不得謂之圓矣佛不舍太子乎達磨不舍太子乎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爲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要知佛之圓不在出家與不出家我之圓不在類佛與不類佛人之圓不在同我與不同我通乎此可以立地成佛語事事

無礙法界矣區區行藏如空中鳥跡去即是是

留亦非非自不必以佛法爲案且佛亦人也豈

有三頭六臂乎何用相慕哉因来諭及華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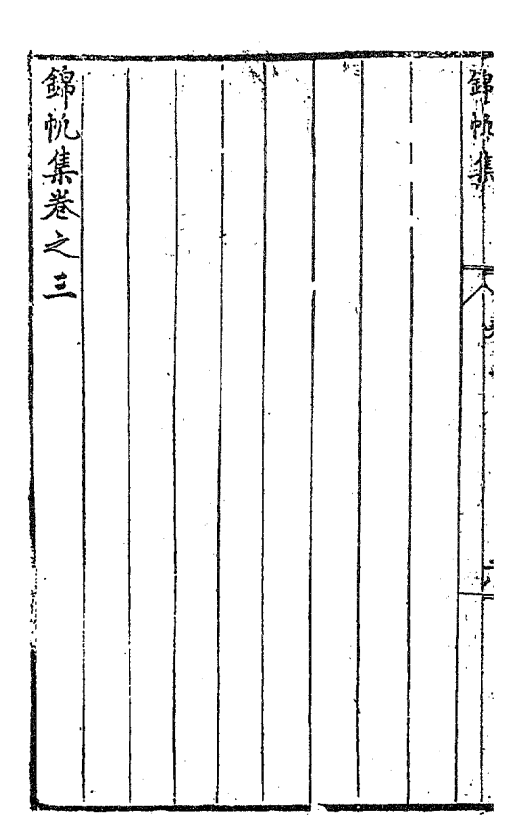
界故敢盡其狂愚唯終教之千萬着眼準提像

華嚴文謹領謝謝昨因伏枕不能裁荅今晨強

起草草奉復

門人　袁妌度無涯校梓

吴士冠相如手書



錦帆集卷之三

錦帆集

錦帆集卷之四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尺牘

張幼于

走夫離無用人也無用故不宜用無用亦自不求用此自常理無足怪者夫吏道有三上之有吏才次之有吏趣下則有之以為利爲吏才者吏而才也吏而才是國家大可倚靠人也如之

何而可不用我吏趣者其人未必有才亦未必不才但覺官有無窮滋味愈勞愈佚愈苦愈甜愈喫愈不盡不窮其味不止若奪其官便如奪嬰兒手中鷄子啼哭隨之矣雖欲不用胡可得耶若夫有之以爲利者是貪欲無厭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趣便作牛亦得作馬亦得作鷄犬亦得最爲汙下最爲可厭然牛馬雞犬世既穷[illegible]少則此等之人亦可隨大小方圓而器之矣獨生則有大乖戾不然者不才無論矣又且與鳥

紗無緣既不能負重致遠又不安司晨守夜此等之人雖有文用亦無矣尚可不知進退處居人間繁苦地耶勉強年餘頓成衰朽心神俱困癆瘵遂作決意求歸亦其宜爾豈真效令伯之顰學元亮之步耶

江進之

連日伏枕見佳作不勝抃躍上官迫弟甚緊何嵇康平生不喜弔喪弟最不喜為壽文乞轉求之有暇過我

李本建

連日奔波百倍牛馬片刻少閒又爲睡魔所厄思仁兄此時與士安先生婆娑綠葉陰下不啻仙矣腰肢作惡無緣得對二先生談鋒奈何

吳西羅司理

朱魚六尾謹專人賫上其佳惡俟明公鑒定不胥言惡則涉謙言好則涉夸且慮識鑒不精偏貽明公之笑將奈何

伯修

陶石簣書來甚悔出京之速前見王衷白尚未點差此是好消息凡朋友相對時覺甚容易別後甚難爲情何况學道人又以友爲性命者乎石簣約以初秋會于石湖靡丘之間此中望友如望歲不知何日得了縣債放開無量口吐出廣長舌現三頭六臂神通與諸上人對譚也

皇甫二泉

抱牘之苦甚于抱病薄領之趣惡于藥餌不佞恨病不深耳但得長病即是閒人

聶嵬山

丈口碑在民公論在上些小觸忤何足芥蔕且大丈夫各行其志耳烏紗㮚與優人青袍改作裙襌角帶毀為糞箕但辦此心天下事何不可為安能俛首低眉向人覔顔色執丈負大有用之姿具大有為之才小小嫌疑如洪爐上一點雪耳無為禍始無為福先無為名尸㳽重

陶石簣

僧來讀手書知兄已是不疑但不疑即悟悟即

守令亦疑文不了了此何說我弟猶記少年未上公車時聞燕都壯麗日夜嘆羨及戊子之冬計偕至京見其人物街市泥塗塵土與楚中初無甚異不覺大失望纔入彰義門便私念曰豈京師之佳麗而竟若爾及走盡棋盤街看畫八九條衚衕而弟心始死不復作京師想矣今兄已到順城門内决無再有無京師之理矣何為而不了我伯修書来知其近日快活之甚吾兄此時在家作何狀相與何人何日可赴太湖之約

弟前者陳情之牘五上不得請閉門兩月復出視事弟意甚不快此時尚欲乞歸無人能為地者聞新直指為兄同鄉同年望一轉達倘若見許弟即杜門以待夫官誰不願作然大官累人遠不如閒散之可以適志也人生如此而已矣近自得龍溪豫約諸書讀之痛快恨我公不見耳併聞

陳正甫

徽州治行卓絶乃爾往来譚者稱不容舌足驗

吾儕道力華嚴經滙事事無礙爲極則往日所談皆理也一行作守頭頭是事那得與子道理看来世間畢竟沒有理只是事一件事是一箇活閻羅若事事無礙便十方大地處處無閻羅矣又有何法可修何悟可頓耶然眼前與人作障不是事却是理良惡叢生貞淫蝟列有甚麼礙自學者有懲刀止慝之說而百姓始爲礙矣一塊竹皮兩片夾棒有甚麼礙自學者有措刑止辟之說而刑罰始爲礙矣黃者是金白者是

銀有甚麽礙自學者有廉貪之辨義利之別激揚之行而財貨始為礙矣諸如此類不可殫述沉淪百劫浮蕩苦海皆始于此雖然世豈有貪酷不事事可一日安于民上者乎則中郎此言未免為無忌憚小人增一番口寔矣請急着眼無事虚談有便誨我

孫太府

走以譾劣謬辱知遇天高地厚未足方凡匪獨青雲思附亦謂高山在望朝夕可得仰止耳不

意明公趣深林泉與衰圭組拂衣東帰如脫羅之鵠潛翮之鳳致令走黄口奪乳生盲失怙宦海風濤頃刻萬狀舵師既去此後將不知飄泊何所矣昨閱榜今夜發走狼狽奔馳莫知所措纔抵尹山来者謂仙舟已過吳江遂愴然而返𠫵生平見異骨異人無逾明公者只此一舉真可愧令之口談性命而身趨榮利者𠫵也不敏願随後塵

陶石簣

家字聽快活殊甚一冷太史曰騎瘦馬走長安市上不知有何好面孔而歡天喜地若此弟望山人來如渴今月內塩使者方按部駐崐山計半月內可了事山人之行也以廿五六為期如何但考察正是閑時蘇至崐復甚近此時至吳弟為山人置一浮宅朝夕聚談可得十日閑尤是佳事若爾則盛使還便可發舟矣中秋日謹候山人于虎丘之上幸勿爽期

吳曲羅

去病瘴幾無復人理倏而雪窖氷霄倏而爍石流金南方之焰山北方之氷國一朝殆遍矣夫司命可以罰世下士者良多何必瘧也毒哉豢以諸士文見委其中堪入梓者十七篇可改者亦十七篇改者皆知名士或可無負明命病耗之餘鑒定恐未及精死罪

朱司理

去病十不能去二三聞跫然之音尚爾驚怖况能見故人耶餘熱作惡濕痰如塊橫注胸中盖

自復瘧来尚未下榻止劉醫輩從牀頭問診視即長洲令已無復一面矣龍鍾辛楚畏風日如強敵不知何日得稱人荼毒哉

沈何山

何三自南中歸極口稱兄慧力且云茲游也得良友二何山儁不傷道所就殆不可量若其意氣相與則焦尊生亦可人也三以去歲九月從大同来吳已復從吳入越轉之鄣郡至今歲二月始歸三自稱所得佳士雲中則梅客生京師

則王黃蕭顧四太史一女侍史通州則顧侍郎會稽則陶右簣杭則大小虞鄣則湯去華容路則蔣蘭居數子者或以學或以文或以氣傾蓋一接頗相知賞三亦自快得士未及半載足跡幾半天下蕩子行徑如此可發一咲

何瀨潭

作令如咲斥漸入苦境此猶語令之常若泰吳令直如吞熊膽通身是苦矣山水風光徒增感慨願安得如仁兄所云云者扎吏情物態日巧

一日文網機穽日深一日波光電影日幻一日更復十年天下容有作令者耶仁兄聲名籍甚又楚蜀地近人情或不相遠當無此苦然令爲苦因苦是令果一行作吏便當同之但分數有多寡耳天池佳者得十斤付去役焦老師處曾起居否弟方病瘡伏枕字畫粗醜幸原之

董思白

走一病兩月無復人理隨即將乞休去泉石鍾鼎意趣別矣三徑歸來圖能作一幅見遺不

朱司理

走病寔不堪勞勞則發動性命敢作兒戲乎歟日內聞赴閻王之招者數人王子聲李丹陽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萬惟從臾令得早離任為幸與明公交懣肺肝若重官而輕下吏之命恐非明公厚故人意也懇切懇切

龔惟長先生

病中忽外大父訃至一痛幾絶因思前外大母仙逝時甥方問道龍湖未得一訣今復匏繫姑

蘇陽絕萬里出門數語便成今昔痛孰痛哉然
既已八十餘二極人間之上壽官至方岳玉樹
瀛庭優游林下十五年極人間之至樂五濁世
中福緣報緣止此矣當復何望獨學問一事未
得上手不免再來然已種有根因矣以此知人
世不可不急學道也轉眄之間光影已失睗頭
上有二毛矣可慮孰瘖病雖積瘥大不堪勞又
念二白髮甚以茲堅意已休若得如願尚當與
尊窮極微茫直抵佛住人生事如此而已矣作

官只為妻子口食然奔波已甚求名只為一生官位然焦蒿已甚縱位至台鼎名加紀墨所樂無幾咿喏已多只是愚人不醒耳知者一眼看得破也三舅尊念當窮甚然尚有爛谷千斛可賣若場此田直從天寧洲借盤纏耳借來借去有何了時此生安有還債之理以此知場尤不可不急學道也不然牛馬猪狗輪轉安有盡耶

欽舟陽秀才

院試當極得意試題近庸而難于下手不知公

何以措辭大約善人是狂者恒是狷無恒即鄉原夫無恒豈易言哉三代而下盡是此一種人馳聲走譽比善人有恒更覺完美善人不踐迹彼却步步學堯舜有恒踽踽凉凉彼却與物無忤只是他學無本原所以仁爲似仁義爲似義故曰不可入堯舜之道聖人之惡正惡其源頭不清耳若是尋常庸詐的人則見者聞者皆知惡之奚煩大人口頰哉

張幼于

兩種俱奇物觀罷即十襲藏之矣暮景荒涼復有此痛傷如之何然公自是何點謝敷一輩人當無奉倩傷生之戚所諭容與少公圖之不一

伯修

弟以是月復舉一子舉之朝張幼于忽送唐六如手書金碧經二一吳匏菴手卷一弟謂他日可成一段佳話遂小名曰虎子而以匏翁字之數日前陶石簣兄弟見訪自言爲聞見所累弟謂靈雲見桃此亦見也香嚴擊竹此亦聞也聞見

安能累人因語及永明壽弟謂永明見地未真陶曰何以知之弟謂永明一向只道此事是可以明得的故著宗鏡一書極力講解而豈知愈講愈支愈明愈晦乎陶亦有省陶生死心切甚乃弟字公望奭朗軒豁大有我家三哥風良友相逢以如景星慶雲偶一相聚不可多得會王黃顧蕭諸太史為我致謝云東吳有一無孔銕鎚欲向貫城市上尋一面塗毒鼓作對不知阿誰遭毒手者弟已休已決數日內便可作無事

人快哉快哉

李健翁

鶴毋霜夫來知復愉快蔬園插菊柳下揮棋生人之樂止此矣近病病不即好閱四月未視事求歸不能即歸不知何日得登青葉之樓眺長江之水言之淚下

羅隱南

楚吳往來使者絡繹見黃鶴則開口而笑入有餐出有犒病者藥殁者棺計壺漿行李之類半

歳之内費不下數萬餘錢咄我中郎乃以一官累親家翁失癯来四月連牘乞歸尚不得請徼幸已十痊其五六終日說官苦不知病更苦說做官難不知求去更難自入秋来見烏紗如糞箕青袍類敗絧角帶似老囚長枷進退狼狽寔可哀憐不知丈何以見袁

張幼于

以令致病以病辭令令致病令誠苦我病辭令病不樂我耶吳中無足繫去容者獨大小何君

經年未得傾腸一吐為恨耳

馮琢菴師

讀邸報知拂衣還里謬謂趣深泉石興衰圭紱耳不意遂抱大痛殊切惋歎然以垂白之年倦遊林下不謂不適門施行馬庭満芝蘭不為不貴福緣如此自當含笑蛻去何恨哉石火電光理無常照雞骨支牀昔賢所慮願益加餐自愛至於蓼莪之篇則二三弟子廢吟久矣宏病五月屢慣乞休竟不得請然宏意已決賤體稍愈

便當策蹇扣門謁師共窮生死之與不朽之旨
與言及此自覺狂謬惟師恕之

丘長孺

去歲一秦賈至曾寄丘郎書書中言小修被盜
事甚悉長幾大餘來札至寔云無書丘郎偶忘
之耶抑賈不甘作附書郵耶可恠世人無敢不
荅書者必如丘郎乃敢不書然亦真不須書也
何也他人無書必嗔嗔必恠恠必毒丘郎即不
免嗔然决無毒我理不須書一也丘郎所喜者豪

俠之嫆妖冶之容山水之勝病子維吏吳兩載
耳寔未聞眼寔未見口寔未譚傾安得如上事
與丘郎描寫之不須書之所見伊何案牘比薄
也所聞所譚伊何縈久困也明見萬里也着寔
打三十竹皮也丘郎聞之亦當為我解頤否耶
不須書之三夫以三不須書之丘郎而遇懶一忙
二病之之表仲子然則鱗鴻之未便踪跡之靡
定賈人之浮沉又可勿論矣讀來詩無一字不
佳五七言古及諸絕句古質蒼莽氣韻沉雄真

是作者五言律不浮次之七言律又次之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迨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陳歐蘇黃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為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為選選之不能為漢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旣以不唐病宋

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果爾反不如一張白紙詩燈一派掃土而盡矣夫詩之氣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詩之奇之妙之工之無所不極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然則古何必高今何必卑执不知此者決不可觀丘郎詩丘郎亦不須與觀之弟一病數月上官已許放歸矣過圓風幸出一會弟先遣人報知近作頗有得意處刻成當呈上

湯鄖陸

弟以病得休掛帆歸矣每聞西湖之勝欲于燈節前後扶藜一来湖水可以當藥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欹枕巖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參苓丸子矣但不識關門令尹能辨青牛氣色不

陶石簣

瘧鬼甚成就我畢竟成就我去快哉弟欲于燈節前後過西湖養病便激君家兄弟盤桓數時借山水之奇觀發耳目之昏聵假河海之渺論

驅腸胃之塵土咄咄袁生不復事人間事亦不復人世間人矣有與便過天台入雁蕩涉南海令弟儒巾籠頭恐不能偕兄當同我蘇和仲云人生遇適意事不妨便為之此時不為直待作閣老歸林下而後為恐那時興寄轉闌耳如何二兄去後弟為作紀事詩一章書卷頭奉覽并小刻往

王聞溪

一病五月幾往太山治鬼儌福得少痊然已面

如烟骨如柴肘如戟移櫝歸矣去吳無可戀者獨不得數奉教未盡讀震澤之書聽君家先世之餘論為恨耳伏枕上不能作長箋幸照察

江進之

年丈欲弟忍者忍苦乎忍病乎若忍苦則吳縣亦不甚苦弟與兄遊戲亦能辦之此不必忍也若忍病則病安可忍前次與兄談不及數言坐不及片時而一勞遂復淹淹二月尚不能起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世有終日杜門五月不

視事之知縣乎貪庸甚矣年大不諒誰當諒者若復不信試窣搨前一看如何

董思白

一月前后費見過劇譚五日巳乃放舟五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游竟復返衙齋摩霄極地無所不談病魔爲之少却獨恨不見李伯時耳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

華秘書

不肖抱病謝事欲于錫城尋一僻居調攝數月而交知甚寡吾鄉王幼度爲言足下可作一居停主不肖初甚躊躇既而思之快士千里同風大夫相與豈必覿面而後稱交遊哉若不肖以言涉未同不敢通刺足下復以未同見訝則世無男子矣此世俗之見既不忍自待又安敢以之待足下耶冒昧奉瀆不擇市邨但屋宇可以蔽風雨墻垣可以遮妻孥牀几可以坐賓客者

皆可寫至此亦覺汗顏惟照原之觧維在即良
晤有期

管東溟

寄吳兩載相知相愛不盡無人但其道義相與
傾肝吐膽者惟足下一人初意欲俟亂繩少解
鉛刀稍閒便欲追隨究竟儒佛之奥商略生死
之旨而猜嫌忽至謗議遂成足下深居避影不
肯亦望岫息心積禀萬斛一語未吐豈盡人事
殆亦天意爲病来五月鷄骨支牀面貌如烟肘

指如戟官心灰冷歸腸迫切不肖雖愚豈以七尺易一官不肖行矣賤眷業已觧維不肖侯印交即發生年三十頭毛種種縱不能驂鸞駕鶴逍搖雲海亦當率行胸懷極人間之樂奈何低眉事人苦牛馬之所難貌妾婦之所羞乎不肖行矣

孫心易

楚人仕吳者若雲獨弟以不才為鬼神所罰雖然安知不為福弟性亢藏不合于世罪過丘積

眈眈虎視誰能原我者仁丈英聲華鬧沸躍一時去後之復是在仁大伏桃字畫醜甚原之

王孟夙

有官之樂即有官之苦有病之苦即有病之樂以官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歸此病樂也官病相隨是消息理苦樂相生是輪廻趣然則世法豈有常执以為樂而甘之則樂亦苦矣以為苦而避之則苦亦樂矣唯有一種至人觀苦于樂先故曰不為福始眈樂于苦中故曰行乎患難

若我輩則必待情景既至而後識之其去莊周列禦寇遠矣彭澤非八十日不知折腰之可憎隱居非乞一令之難不知神仙之可學古人猶乃何況後生拂衣西歸良晤無期不為少文之五岳則當效方朔之金門僕志定矣

顧紹芾秀才

人生願欲決無了時作童子者以得青襟為了然一入學宫而不了猶故也作孝廉者以得烏紗為了然一登甲第而不了猶故也未得則前

塗為究竟塗之前又有塗焉可終究歟已得則即景為寄寓寓之中無非寓焉故終身馳逐而已矣且夫生之急於貴死之甚于賤審矣豈待賢知而後决哉然而令之作推知中行者恨不一日即三載也何也以促三載有行取之利也官臺省者恨不一日即八九載官翰苑者恨不即時髮白齒落也何也以老科道有堂卿之利老翰林有入閣之利也愛富貴之心甚於愛生惡貧賤之心狠于惡死茫茫不返滔滔皆是即

賢智或不免爲愚札貧矣病中勘得此機甚透
故果于拂衣小刻二種寄上

何常熟

身雖偘人幾爲儽嵬脫冠西行寔出無奈丈英
聲騰躍不肖傾慕久矣共事以來僅一交臂而
失之無論肝胆赤罄即皮毛髮膚之言不及吐
露一字人生離合信有制札

朱司理

走蕭散無用人也一入吳縣如鳥之在籠羽翼

骨膠動轉不得以致鬱極傷心致此惡病大抵病因於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痊今聞上官有予假之命是活埋我也死無日矣夫君行令臣行意掛冠神武擁被北窓天子不能行之於臣下翛悠悠聖世原無錮人以官待人以死之理捹一點廢何求不得而柰何艸菅性命必欲羈縻之絏之走豈無脛者哉妻孥行李皆已發行走亦刻日去矣千萬轉達至望至望

朱司理

下吏有何高致欲效梅福陶潛輩𠕋無柰病苦何耳上官加意豈得不知但下吏有一切喻夫美女贈人人爭悅之然不可以贈病者何也謂其有損無益也今官之可好雖如美色病者得之適以戕生左手自刎右手得天下愚者不為也故贈病人莫如藥贈病官莫如歸事有相反而寔相成者此之謂也明公既為下吏担當決去稍需未為不可但眷屬皆發𤔡苦之甚病勢益深恐三五日不能待矣

張幼于

次君何名一時失記非難記也幸示已爲君家兄弟得二詩隨當錄上

諸學博

徐庚心陶潛腰玊續病此不肖近況也欲一目留地方何可得父老攀留見此中人心之厚然不肖去志已如離弦之箭入海之水出嶺之雲落地之雪矣聞長洲公當知我苦心亮之

曹以新

讀佳作古質蒼莽如枯松老栢跡蹬昂霄不肖迷陽苗耳聊以引玉何敢言詩扎佳賜不敢不領黃緜已繫水田衣上字墨便貯豹皮囊中矣枯守衙齋望上官牘如望赦諸容面盡

王嘉定

病是苦事以病去官是極樂事官是病因苦為樂種弟深得意此病但恨害不早耳一咲

錢象先

僕極口項斯久矣茂苑雖多士當今無出公右

者曩於長洲亂帙中識之明月夜光見者稱寶奚必波斯胡扎一病六月竟爾拂衣方陶為多方潘為少鄙薄何敢執鞭古人如蠹蝕木偶爾成文耳三都賦成否世不乏玄晏先生何必僕也讀扇頭作是齊梁高手僕陽五伴侶耳小刻奉博一笑

王百穀

徛齋荒寂如野寺幸二老成不棄時復見枉奇談逸語驅却兩年塵土腸胃但恐機緣漸熟別

賜益善柰何小集四册致上拙語數首錄呈請
教

朱司理

乍脫官綱如遊鱗縱壑倦鳥還山向非明公假其毛羽亦何以得此吏隱吳門著書數種略有可觀刻成當呈上求削支性與俗違官非其器萬念俱灰冷唯文字障未除曳尾山中但得任意歌咏鼓吹休明足矣立德立功自有青雲故人在明公勉爲之毋遽生心丘壑也兩年爲格

套所拘不得少吐寸腸便中路布區區容專使

致辭

徐漁浦

吏吳兩載罪過丘積唯足下若以為可教也者每至名園則談笑移日絲肉競作不肖亦每每心醉而歸不意一病遂至睽別朱華綠池之約竟落夢境人生離合信有制哉吏道如綳世法如炭形骸若梏可以娛心意悅耳目者唯有一唱一咏一歌一管而已矣過此則有太上之垩

樂窮天地之奧妙發性命之玄機究生死之根源別儒佛之同異足下倘有意乎不肖願執鞭策而從事矣家舅手卷妙甚恨無大作耳冊上願乞一言以光丘壑不肖住梁溪約有月餘不知册可待不外小刻二冊呈覽請教

范長白

讀家郄公卷尾詩清新婉麗有唐名家風徤羨徤羨不肖於韻語不能作而意頗好之吏綑縛人遂令三寸之管截為刀筆騷律之學飾為爰

書面貌塵土腰肢卷曲即文雅若足下未得傾腸吐露一語吏道纖褋如此身非木石安得不病病又安得不即歸也小刻二種呈上詩皆少時之作無可觀者聊資捧腹吏吳有錦帆集刻成當專致請教

江進之

序文佳甚錦帆若無西施當不名若無中郎當不重若無文通之筆則中郎又安得與西施千載為配哉一咲

倪松山

與仁兄共事一方未緣一通聞問大約手疲于僉判眼疲于簿領心疲于錢穀腰疲于曲折自無閑工夫通書問鄞山縣官常態也仁兄倘亦同之耶一病五月遂爾投冠今已放舟五湖作物外人會散社友陳太府幸道表生已是投林倦鳥縱壑游鱗秋杪或有黃山白嶽之遊爲貯美酒三十石可也餘非所望也

江進之

骋意欲往抗無他不過欲尋閒淡之方丈遠閨閣之佳人寓山水之奇勝充貧官之囊橐稍暖即圖歸計矣窮博士有何好趣弟已得科目二守抛向東洋海直待江郎作冢宰後髮白齒落然後將一粒金丹點化江郎豈不快哉所云事不敢勞兄只欲見兄知得耳若以世情得度者應現世情身而爲說法如何

黄綺后

一病幾作吳鬼幸而得請此天憐我也病時每

每怨天及官去病痊始知天意止欲奪弟官未嘗欲奪弟性命也則又感念此翁以爲真具天眼何也弟寔不堪作官奪官何害官寔能害我性命則奪之正所以保全之也乍脫塵網如巨魚縱大壑揚鱗鼓鬣不唯悔當初無端出宰且悔當日無端波波吒吒覓甚麼舉人進士也弟生平好作迂談此談尤迂之甚然在弟受用如此亦恠井底蝦蟇不得也一咲

李本建

弟近日宦情比前會見時尤覺灰冷已謀一長守丘壑計擲却烏紗作世間大自在人矣少時望官如望仙朝氷暮熱不知有無限光景一朝到手滋味乃反儉于書生至于勞苦折辱不啻百千倍之柰何不令人摧橦息機也辟如嬰兒見蠟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唯恐唾之不盡作官之味亦若此耳小修在家應考那得閒工天到白下傳言甚可哭大約此中人言非此中人不能聽也笑不盡歎不盡

聶崑山

敗却鋏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世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長不日開府為弟刻三十集一部兄爾時毋作大貴人哭窮套子也不誑語者兄牢記之

門人袁丗度無涯校梓

錦帆集卷之四